

第一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化图书系列

SHENGDI ZHIGUANG

CHINA

石舒波 于惟军 著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圣地之光

城子崖遗址发掘记



CHINA

圣地之光

城子崖遗址发掘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地之光：城子崖遗址发掘记/石舒波，于桂军著.
 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2000.6
 ISBN 7-80642-321-4

I. 圣… II. ①石… ②于… III. 城子崖(考古地名) - 发掘报告 IV. K878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1862 号

圣地之光

——城子崖遗址发掘记

石舒波 于桂军 著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：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：250001)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2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80642-321-4

K·22 定价：21.00 元

一代一代的人在这里生活过，死去了；一座一座的城市在这里兴起了，毁灭了。剑和火在这里抖过威风，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在这里经历沧桑；一次又一次地，活着的人在死人的城市的废墟上建起新的城市。

——C. W. 西拉姆

CHINA

目 录

引子 安特生和他的“西来说”/1

第一章 在水一方/12

吉金宝鼎/12

齐鲁大学/15

东平陵/18

城子崖/21

傅大炮/23

清华国学研究院/26

史语所/33

龙骨/36

梦萦济南/40

珍珠泉/42

山东古迹研究会/44

第二章 横空出世/47

大东/47

锄头说话/50
 新闻发布会/53
 兵发龙山镇/57
 龙山之夜/61
 秋风萧瑟城子崖/63
 “提炼宝贝”与“披葱式”/66
 子夜吴歌/68
 双行精舍主人/70
 卜骨 卜骨/72
 蛋壳黑陶/73
 行行复行行/75

第三章 又见龙山/78

小屯故事/78
 从后冈出发/79
 重返城子崖/83
 大风起兮云飞扬/85
 城墙的诉说/86
 神秘的红烧土/88
 骨器 石器 蚌器 铜器/90
 陶片 陶器 陶系 陶文/91
 光荣与梦想/94

第四章 “古物”风云/97

儒者与武者/97
 信古 疑古 考古/100
 西方的月亮/105
 石头不语/111

北京人/113
皮尔当骗局/117
民权 民权/119
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/121
“国学”之争与图书之“残”/125

第五章 灵光再现/132

昨夜星辰/132
众里寻它千百度/134
旧地寻梦/136
出师未捷/138
夯土基槽/139
C4 探坑/142
井的发现/144
水落石出/146

第六章 龙山时代/149

泰山一脉/149
高耸的城墙/152
六畜兴旺/155
火的艺术/159
中华第一乐章/162
二十四节气/166
陶文、铜锥及其它/171

第七章 英雄传说/176

煌煌史书/176
三皇五帝/180

- 人文初祖 / 182
- 赤县神州 / 187
- 东夷部族 / 188
- 尧舜禅让 / 192
- 神医扁鹊 / 195
- 后羿射日 / 197
- 大禹治水 / 199
- 少昊之国 / 203

第八章 高山流水 / 206

- 绝响 / 206
- 吾本洁来还洁去 / 208
- 说项依刘我大难 / 211
- 山左有光 / 216
- 举头望明月 / 218
- “一枚猿首”与集资建房 / 220
- “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” / 223
- 教我如何不想他 / 226
- 堂堂堂堂 郭董罗王 / 231
- 我的朋友胡适之 / 233
- “汉忠”与汉奸 / 236
- 余韵 / 239

第九章 阳关三叠 / 243

- 馨生莲花 / 243
- 丁公陶文 / 247
- 从西朱封到景阳冈 / 249
- “红”与“黑” / 251

高墙之下/254
黄河对着长江说/259
铲形门齿/263
霓裳羽衣舞/266
编年之梦/268

第十章 海纳百川/274

丝绸之路/274
在荷马的故乡/277
遥远的大秦/278
从“河间之地”到“法老的国度”/282
“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”/285
汉字世界/287
扶桑之国/290
纸与瓷/292
中国雪 中国铁 中国石/294
指南针与穿井术/296
汉字/297
回响,并不遥远/300

末章 走近城子崖/306

跋 张学海/313

CHINA

本书涉及主要人物

吴金鼎(1901—1948)

考古学家。城子崖遗址暨龙山文化的发现者。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。

傅斯年(1896—1950)

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、作家。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、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长。

李济(1896—1979)

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。城子崖遗址发掘工作的主持者。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、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。

梁思永(1904—1954)

考古学家。梁启超的次子。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。

董作宾(1895—1963)

考古学家、甲骨学者。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、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。

郭宝钧(1893—1971)

考古学家。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调查员、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。

王献唐(1896—1960)

金石学家、考古学家。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、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。

何思源(1896—1982)

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、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。

引子 安特生和他的“西来说”

黄河跃过三门峡，就如同狂奔的野马被套上了轡，在仰天长啸、横冲直撞中脚步渐行渐缓，仿佛不经意间，在身后甩下了一片沃野千里的豫西大平原。

1921年4月18日，一个偶然闯入这里的外国人，让豫西平原上一个名叫仰韶的小村庄激动得如同过大年三十。好奇的村民扶老携幼，呼爹喊娘，争先恐后地拥向村头，像观赏一只千年不遇的麒麟一样，观赏这位深目高鼻、相貌怪异的“洋鬼子”。

有几个胆大的孩子，不知从哪里拖来一根长长的木棍，躲藏在“洋鬼子”的身后，想寻机戳一戳他那只出类拔萃的大鼻子，看看是不是如大人们所说，是“用蜡烛的眼泪和面做成的”。

洋鬼子手里拿着几件谁也说不出名堂的稀奇古怪的家什，嘴里头喊着些叽里哇啦谁也听不清楚的鸟语，比比划划地向村民打听一个好像是十分奇妙的去处，或者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。

好奇的村民围绕着他，仔细地打量，傻傻地憨笑，暂时忘却了饥肠辘辘的愁苦和衣不遮体的窘迫。

在被村民观赏的同时，他也在不失时机地观赏这些黄河的子孙：他们的相貌，与脚下的黄土一样平淡无奇；他们的笑

容，清澈透明，如同巴颜喀拉山上黄河源头的小溪一样潺潺流淌，不染纤尘。他不由得想起了他在北京的中国同事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杰出领导者——丁文江和翁文灏。

“是的，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，哪怕一个是不识一字的村夫，一个是博学的文士，都是一样，”他在心里默默自语，“种族是最后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。”

终于，在他的反复比划和助手的耐心演示下，热情的村民总算弄明白了他的意思：他要寻找的是一些破瓷烂瓦和一处理有这些破烂东西的地方。

如此一来，围绕着他的仰韶村的男女老少越发大笑不止：既为这洋鬼子的愚蠢和荒唐，也为全村人终于解开了一道难题而得意。

于是，他很快就被好客的村民簇拥着来到了目的地——村子的南头，一道被河水冲刷出来的幽深的峡谷。

对于这次令人难忘的经历，这位洋人十几年后在他所著的《黄土的儿女》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记录：

在村南约1公里处，我要经过一个深谷，一个真正的小峡谷。这个峡谷是后来我们对此处地形调查中著名的一部分。我到深谷北边后，在一条沟渠边上看到有一段非常重要。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显露着，它清晰地被一层富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盖着，可以肯定这是石器时代的堆积。搜索了几分钟，于堆积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，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……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。

我感到有点失望，认为走的这条路把我引入了歧途，我想还是回到地质古生物学研究上较为稳妥……

其实，夜里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……

我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去探索那个峡谷壁……考查了几小时后，我从没有动过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致的石砾。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，很快就清楚了我必须在这里研究这些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、丰富的遗物，特别是容器碎片，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丽的磨光彩陶。

这位令人大惑不解，而又自鸣得意的洋人来自万里之遥的瑞典，名字叫安特生(Andersson Johan Gunnar)。从1914年到1925年，他应邀担任中国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，在广泛进行矿物调查的同时，进行古代生物和文物方面的调查和采集工作，十几年间，他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，并以对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研究而成为名扬西方世界的“中国通”。

安特生是一位富于冒险和献身精神的地质学家。1874年，他出生于瑞典的克尼斯塔。1902年，他获博士学位。或许是地处北欧的寒冷的家园激发了他的灵感，从青年时代起，他就狂热地爱上了冰川探险，并多次深入神秘的北极和南极地区，九死一生，历经磨难。探险生涯丰富了他的人生履历，也为他赢得了事业上的声望。1906年，32岁的安特生出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，并在地质科学的多个领域里卓有建树。

他所处的时代，正是西方的学者和探险家对东方进行空前的探索的时代，凭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，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东方世界。从哥伦布“发现”新大陆开始的西方对东方的“征服”愈演愈烈，各国的“远征军”和传教士源源不断地带回的财宝和关于东方的传说，令遥远的东方世界顿生神话般的魅力与色彩。身为学者的安特生，对世界东方的向往之情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与日俱增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1914年3月，他幸运地接到了来自神秘的东方世界的邀

请：中国政府通过瑞典国政府，聘请他担任中国农商部的矿政顾问，协助中国专家进行地质和矿物方面的调查。

安特生欣喜若狂，立即启程前往中国。他当时并未料到，这次机遇所导致的一系列“新发现”，将为他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；他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这次东方之旅完全得益于一位未曾谋面的中国“伯乐”的大力举荐，而这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。

当时的中国，满清政权已被推翻，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北洋军阀所攫取，“宣统皇帝”爱新觉罗·溥仪仍留居宫中，继续享受种种“优待”和遗老遗少们的顶礼膜拜。北洋政权四面楚歌，朝不保夕，地位岌岌可危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政府，却做出了一项在今日看来仍不失为明智之举的决定：为了摸清国内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情况，从欧洲发达国家聘请一位地质专家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地质矿藏方面的全面调查，以便进行利用和开发。

消息传出，在中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的所有西方列强，立刻精神亢奋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，力图独揽“调查”大权，以便利用这种名正言顺的方式，摸清中国的资源“家底”，从而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。

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中国政府却宣布，不从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、意、俄等西方大国中选择专家顾问，而是选择由北欧“小国”瑞典人来担当此任。

这一决策，是采纳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建议的结果。丁文江，字在君，江苏泰兴人，是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开创者。早在1916年，他就倡导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调查所，并就任首任所长，为推动地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，培养训练地质科学专门人才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丁文江推荐安特生来华的理由是，瑞典是西方国家中较少